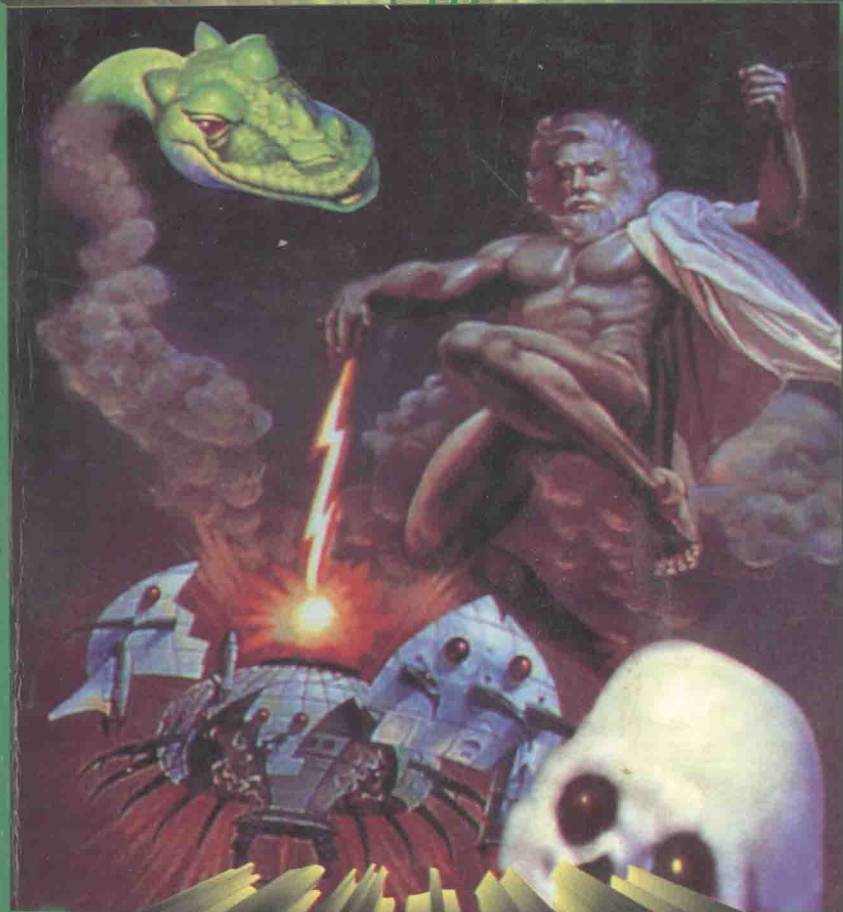


(英)H.G.威尔斯著

谢志国/译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



莫罗博士的岛屿

莫罗博士的岛屿

[英]H·G·威尔斯著



责任编辑：关小群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插图：汪春瑞

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

书名：《莫罗博士的岛屿》
译者：谢志国
出版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（南昌市新魏路5号）
经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：南昌市群众印刷厂
开本：787×1092mm 1/32
印张：5.625
字数：12万
版次：199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0000
定价：全套55.00元 本册定价：6.80元
书号：ISBN7-80579-701-3/1.577

邮政编码：330002

（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，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内容提要

莫罗博士因从事活体解剖遭谴责被轰赶出英国，来到南太平洋的一个无名小岛建起了一个神秘的活体解剖实验室，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研究和实验，对动物进行嫁接和移植，并对动物的大脑进行改造，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动物人：熊人，熊牛人，牛人，狼人，豹人，猪人，马犀人，鬣狗猪人，狗人等等。这些动物人具有人类的一些属性，会说话，会思考，会算数，直立行走，过类似人类社会那样的文明生活，还会成家生儿育女，它们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律代言人，互相监督，然而它们的兽性并未泯灭……整个故事起伏跌宕，悬念不断，构思奇特，耐人寻味，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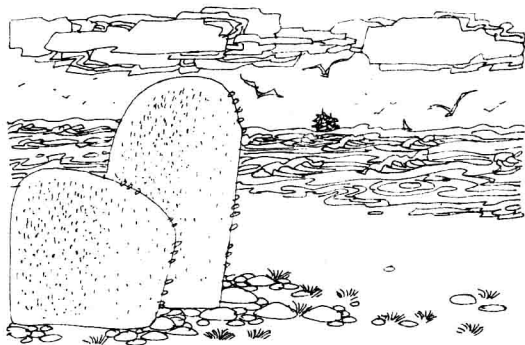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韦恩夫人号的救生艇 | • 1 • |
| 第二章 | 走投无路的人 | • 5 • |
| 第三章 | 奇丑的面孔 | • 10 • |
| 第四章 | 在舷栏旁 | • 17 • |
| 第五章 | 登上小岛 | • 22 • |
| 第六章 | 相貌凶恶的船工 | • 27 • |
| 第七章 | 上锁的门 | • 34 • |
| 第八章 | 美洲狮的哀嚎 | • 41 • |
| 第九章 | 森林里的那个东西 | • 46 • |
| 第十章 | 人的哭泣声 | • 57 • |
| 第十一章 | 遭追逐的人 | • 62 • |
| 第十二章 | 七嘴八舌说法律 | • 69 • |
| 第十三章 | 谈判 | • 79 • |
| 第十四章 | 莫罗博士的解释 | • 86 • |
| 第十五章 | 动物人 | • 100 • |
| 第十六章 | 动物人尝到血味 | • 107 • |

目 录

- 第十七章 大祸临头 · 122 ·
- 第十八章 莫罗的下场 · 129 ·
- 第十九章 蒙哥马利的“法定假日” · 135 ·
- 第二十章 独自与动物人打交道 · 144 ·
- 第二十一章 动物人的回复突变 · 151 ·
- 第二十二章 孤独的人 · 165 ·

第一章

韦恩夫人号的救生艇



关于韦恩夫人号撞毁一事，已经有人撰文谈过了，所以我无意对此事再写点什么。众所周知，十天前该船从卡亚俄^①驶出大海，与一艘漂流海上的弃船相撞。十八天后，爱神木号皇家炮艇打捞起一条大艇和七名船员，这次海难损失的传闻不

^① 卡亚俄：秘鲁一海港城市，在首都利马附近。

韦恩夫人号的救生艇

胫而走，几乎家喻户晓，人们认为这次海难比美杜莎号海难事件还要可怕得多。但是，现在我不得不公开有关韦恩夫人号的另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同样可怕，而且要神奇得多。迄今为止，人们都认为救生艇的四个人全都遇难丧生了，这不对。我本人还活着就是这个断言的最有力的明证——我就是那四个人中的一个。

但是，首先我必须申明，救生艇上不是四个人，而是三个人。“船长看见康斯坦斯跳进救生艇里”（见1887年3月17日的《每日新闻报》）——但他并未跳进我们的小艇里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，对他来说却很不幸。他从撞碎的船首斜桁的支索下那一团乱绳中松开手往下跳时，一些细绳缠住了他的脚后跟，他在空中头朝下悬吊了一会儿，然后坠落下来撞到漂浮在水中的一块木板上或一根圆木上。我们朝他划过去，但再也未见他浮上来。

我说，他没跳进我们的小艇里我们感到很幸运，对此我想补充说明一下，这对他来说倒是幸事，因为我们只带有一杯水和一些浸透了水的硬饼干——警报突如其来，船上的人对灾难毫无准备，措手不及。我们以为那条大艇上的人带有更多的食物（尽管看起来他们并未带着许多食物），于是我们拼命朝他们呼喊。他们可能没听见我们的呼喊声，第二天上午毛毛细雨绵绵不断，直至午后才停止。这时我们已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了。我们无法站起身来周遭观望，因为小艇上下颠簸得厉害。海面波涛滚滚，我们手忙脚乱，竭力使船头迎浪前进。到现在为止，那两个一直跟我一起逃生的人中有一个名叫赫尔马，像我一样也是个乘客，另一个人是个水手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长得矮而粗壮，说话有些口吃。

我们饿着肚子随波漂流，我们的水喝光了，无法忍受的干渴煎熬着我们，整整八天之久。第九天之后，大海渐渐变得平静如镜。普通的读者根本无法想象那八天是个什么滋味，因为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丝毫那种滋味的印象，所以无法想象，真是幸运。第一天过去后，我们互相间几乎没说一句话，各人躺在艇上各自的位置上，凝视天际，一天天眼睛越瞪越大，眼神越来越狂躁，痛苦和衰弱日益紧逼我们大伙。烈日残酷无情。第四天水就喝光了，我们已在胡思乱想，这些胡思乱想通过我们的眼神流露出来；我想，是在第六天时赫尔马说出了我们大伙心中的那个想法。我记得，当时我们的嗓子干哑粗糙，细声细气，所以我们彼此间尽量避免说话。我极力断然反对那个想法，宁愿把船凿沉，大家一块儿葬身追随着我们的鲨鱼腹中；但是，赫尔马说要是接受他的提议，我们就会有水喝，那个水手附和他。

但是，我不愿意抽签，深夜时那个水手跟赫尔马一再嘀嘀咕咕，我坐在船头，手里攥着我那把折刀——尽管心里怀疑自己是否有搏斗的能耐。早上，我同意了赫尔马的提议，于是我们各人亮出一枚半便士的硬币，看谁是单数。

厄运降临到那个水手头上，但他是我们中最身强力壮的，对抽签结果耍赖皮不算数，挥动双手扑向赫尔马。他们两人扭打成一团，打得差不多站直了身体。我沿着船边朝他们爬过去，意欲抱住水手的腿助赫尔马一臂之力，但是水手因小艇摇晃跌倒了，那两个人倒在船舷上，紧接着一起从艇上滚落水中，像石头一样沉下去了。我记得，我对那样的情景哈哈大笑，自己也不知道干吗要发笑。那是一种无缘无由的突然发笑。

我横躺在一块横坐板上，不知道这种磨难要持续多久，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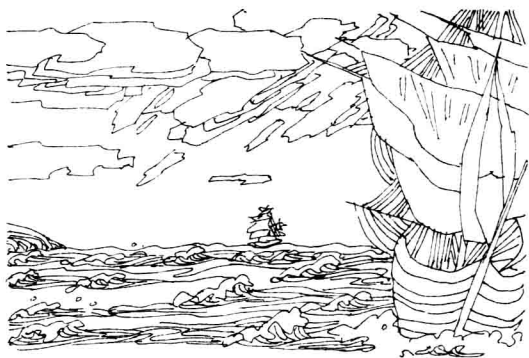
韦恩夫人号的救生艇

想如果我有气力的话，就猛灌海水，使自己发疯发癫快快死掉。我躺在那儿，甚至在看见天边有一艘帆船朝我驶过来时，也像对一幅画那样毫无兴趣。当时肯定是我神思恍惚了，不过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，记得一清二楚。我记得，我的头随着海浪左摇右晃，天边有一条帆船上下跳跃。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，我相信自己已经不在人世，认为他们来得太晚了一点儿，结果发现我是一具僵尸，这是多可悲的玩笑呀。

我躺着，头搁在横坐板上，观望那条上下跳跃的帆船，觉得那段时间仿佛漫无止尽似的。那是一条小船，有纵帆装置，但没有横帆，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海面上。因为完全是逆风行驶，所以那条船在一个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反复作抢风航行。我心里压根儿不想招引他人的注意，我只是记得，看见那条帆船的船舷以后，便什么也记不清了，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船艙的一个小房舱里。我模模糊糊还记得一半情景；我被人抬上到舷门处，伏在舷墙上的一张脸望着我，那张脸又大又圆，布满雀斑，脸盘四周披着红头发。我还留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印象，记得有一张黧黑的脸凑近我的脸，那张黑脸上的眼睛与众不同，非常奇怪，我还以为是在做噩梦，直到我再一次看见那张脸为止。我还回想得起，有人把一些食物从我的上下牙之间灌进嘴里。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一切了。

第二章

走投无路的人



我所呆的那个房舱非常小，十分邈邈。一个青年小伙子坐在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腕。他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，他那又短又硬的八字胡也是淡黄色的。我们默不做声地对视了一会儿。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水汪汪的，但毫无表情。

后来，就在头顶上方传来一种酷似敲击铁床架的声音，又像是一个巨兽发出的低沉的怒吼声。与此同时，那个小伙子又

走投无路的人

说起话来。

他重说了一遍他的问题：“现在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我想，我回答说感觉还可以。我想不起我是怎样到那儿的。他肯定从我的脸上看出了这个疑问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口音很难让人听得懂。

“你被救到一条船上——眼看要饿死了。小艇上的名字是韦恩夫人号，艇舷边有一些奇怪的伤痕。”这时，我瞧了瞧我的一只手，我的手细瘦得像是一个装满松散骨头的肮脏皮囊，于是有关那艘船的事我终于全都回想起来了。

“吃点儿这个吧，”他说，于是给了我一剂冰冻的鲜红色的食物。

食物的味道像血液，使我感觉有些气力了。

“你真是走运，”他说，“被一条有医生的船救了上来。”他说话时淌口水，而且有点咬舌，口齿不清。

“这是什么船？”我慢吞吞地说，由于长时间没说话嗓音十分嘶哑。

“这是来自阿里卡^①和卡亚俄的一条小商船。起初，我绝口不问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我猜想，是来自大傻瓜王国吧。我自己是个来自阿里卡的乘客。那个拥有这条船的蠢驴——他又是船长，名叫戴维斯——他把自己的证件之类东西丢失了。你知道，这种人把这条船叫做吐根^②号——饱含荒唐和可憎意味的船名。海面一片风平浪静时，这条船当然也就相应地平安无事。”

接着，头顶上方的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——野兽的咆哮

① 阿里卡：智利北部一个濒临太平洋的港市。

② 吐根：小灌木，原产于巴西，根有祛痰和催吐作用。

声加上一个人的说话声。紧接着另一个人的声音说了句“上帝抛弃的傻瓜”阻止那个声音。

“你差一点儿死了，”我的那位谈话者说道。“真的，真是万分侥幸哪。不过，瞧，我已经给你输进了一些食物。注意到了你的手臂有疼痛感吗？注射了好几针。你昏迷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。”

我的脑子反应十分迟钝。这时，我被一群狗的猎吠声分了神。“我可以吃非流质食物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幸亏有我，”他说。“这会儿正在煮羊肉哩。”

“是呀，”我很有把握地说，“我能吃些羊肉。”

“但是，”他犹豫了一会儿说，“你知道，我真想听一听，你是怎样落到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小船上那样的境地的。”我觉得，我发现他的眼中流露出一些怀疑的神色。

“讨厌的狗叫声！”

他突然离开了房舱，我听见他跟一个人激烈地争吵，那个人回答他的话我听起来简直莫名其妙。这场争吵听起来好像是以殴斗告终的，不过我认为是我听走了耳，弄错了。后来，他对那些狗吼了一通，返回房舱。

“暖，”他在门口说，“你刚才对我刚说了个开头呢。”

我告诉他，我的名字叫爱德华·普伦迪克，我迷上了博物学，以此来摆脱安逸的独居生活的枯燥乏味。他好像对这一点很是感兴趣。“我本人搞过科学工作——我在大学挂靠学院^①学过生物学——从蚯蚓体内剥离卵巢，从蜗牛身上剥取齿板。啊！这是十年前的事啦！接着说下去吧，说下去吧——跟我讲

^① 大学挂靠学院：因无权授予学位而挂名于大学的学院。

走投无路的人

讲那条船的事。”

显然，他对我的坦率直言感到很满意，我说话用的是十分简洁的句子——因为我感到极其虚弱——我的经历说完了之后，不一会儿他又回到博物学和他的生物研究那个话题上。他开口详细地问我有关托特纳姆法院路和高尔街的情况。“卡普莱兹商店仍然生意兴隆吗？那是一家多好的商店啊！”显然，他是个极为普通的医科学生，情不自禁地立刻将话题转到音乐厅上。他跟我说了一些趣闻轶事。“10年前，”他说，“那一切就全都舍弃罗。那一切曾经多么令人开心呀！可是，我年青无知，尽出洋相……我还未到21岁，就耗尽了自己的精力。我认为现在一切都大不一样罗……但是，我得去看看那个蠢家伙厨师把你的羊肉煮成什么样子了。”

头顶上方的咆哮声又轰响起来，这么突然，这么凶猛狂怒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“那是怎么回事呀？”我冲着他的背后叫道，可是门关上了。他再次回来，带来了煮熟的羊肉，羊肉散发着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，我立刻兴奋得忘掉了动物的吼叫声。

我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这样过了一天之后，我的身体有所康复，能够下床走到舷窗旁，观看竞相与我们并驾齐驱的道道碧波。我断定，帆船正在顺风疾驶。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名叫蒙哥马利，他在我站在舷窗那儿时又进来了，我向他借了一些衣服穿。他把自己穿的一些帆布衣服借给我，他说，因为我在小艇上穿的那些衣服全都破烂不堪了，给扔下了大海。这些帆布衣服我穿起来非常肥大，因为他的个子高大，四肢又粗又长。

他随口对我说，船长在自己的房舱里饮酒，已经有了三分醉意。我一面穿上衣服，一面开口问他船的目的地之类的一些

问题。他说船驶往夏威夷,但是船先得送他上岸。

“在哪儿?”

“一个岛屿……我居住的地方。据我所知,迄今那个岛还没有名字呢。”

他打量着我,他的下嘴唇往下拉长,冷不防故意装出这么一副笨相,我明白了他意欲回避我的问题。“我穿好衣服了,”我说。他领我走出了房舱。

第三章

奇丑的面孔



一个人在升降口那儿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他站在楼梯上，背对着我们，仔细观看舱口围板。我看得出，他是个畸形人，个子很矮，身躯却颇为粗大，笨手笨脚，弯腰驼背，脖子上长满毛发，脑袋凹缩在双肩里。他身着深蓝色哗叽服，头上长着特别厚密的粗硬黑发。我听见那些未见过面的狗汪汪吠叫，他立即往后退缩，我伸出手挡开他，以免他碰着我。他一碰着我的手，

立刻用野兽那样的敏捷转过身来。

那张黑森森的脸猛然冲着我，吓得我够呛。那是一张罕见的畸形丑陋的脸，脸的一部分突出来，构成类似动物鼻口部那样的形状，那个半张开的大嘴巴露出又大又白的牙齿，我从未见过人的嘴里长有那样的牙齿。他的眼球边缘布满血丝，淡褐色的瞳孔四周几乎没有一圈白眼珠儿。他的脸显出一副好奇的激动神情。

“滚蛋！”蒙哥马利说。“你到底干吗不让路？”那个黑脸人默不做声地让到一边。

我接着走上了升降口，几乎违心地注视着他。蒙哥马利在楼梯脚呆了片刻。“你知道，这儿没有你的事，”他口气从容地说。“你的位置在前边。”

黑脸人畏畏缩缩。“它们……不让我到前边去。”他说话慢吞吞的，一副沙哑的嗓音。

“不准你到前边去！”蒙哥马利口气威严地说。“我叫你去。”他张嘴还想说些什么，后来突然抬头望了我一眼，跟在我后面登上了楼梯。钻出舱口的半道上，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，对这个黑脸人的奇丑无比仍然感到万分惊讶。以前，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厌恶、如此奇特古怪的脸——然而，要是矛盾的说法都是可信的话——我同时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感觉，真是凑巧得很，意外地碰上了刚才使我惊诧不已的那种相貌和姿态。后来我才想起来，我在被抬上船的时候也许见过他，但这并未使我那先前碰过面的模糊想法得到满足。然而，一个人在见过那样一张奇特罕见的脸后，竟会忘记那样的巧遇，这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蒙哥马利跟在我后面走使我的注意力分散了，于是我转